

220396

燕丹子
西京雜記

無名氏撰

〔晉〕葛洪撰



古小說叢刊



220396

7242
02

古小說叢刊

燕丹子
西京雜記

無名氏撰
程毅中點校

〔晉〕葛洪撰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 張奇慧

燕 丹 子

Yan dan zi

無名氏撰

程毅中點校

西 京 雜 記

Xi jing Za ji

[晉]葛洪撰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4 印張·1 插頁·48 千字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60,001—81,000 冊

統一書號：10018·561 定價：0.53 元

燕丹子

卷上

燕丹子實於秦秦王過之無禮不待意欲歸秦王
不聽蔣言曰今為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馬口頭
馬生角秦王不待已而遠之為機發之輪欲陷丹丹過之倫為不發夜到
關關門未開丹為鴉鳴眾鴉皆為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秦食勇
士無所不至而書與其侍鞠武曰不自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無知之地本
嘗得親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正覽之丹聞文大
所耻耻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吐喉不顧
據鼎不迴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
其行過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端
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歲以奉養之
重幣甘辭以市秦貪我賂而信我辭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
可解丹萬世之耻若其不然今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
諸侯指以為笑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于大夫之耻也謹遺書願燕
之鞠武報書以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情
情之耻除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真
仇倖以要功名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

西京雜記卷第一

晉 丹陽葛洪集

明 新安程榮校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
北闕未央宮周廻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
廻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
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闕凡九十五
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
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廻

明程榮校《漢魏叢書》本《西京雜記》書影

點校說明

《燕丹子》是一部古小說，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小說家類的著錄，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注：「丹，燕王喜太子。」《舊唐書·經籍志》作三卷，題燕太子丹撰，大概是望文生義，並沒有見過原書，以為《燕丹子》也和《老子》、《莊子》、《韓非子》一樣，是一家之言。這部書傳本極少，《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列入小說家存目。孫星衍從紀昀處傳得鈔本，先後刻入《岱南閣叢書》、《問經堂叢書》、《平津館叢書》。《平津館叢書》問世最晚，有詳細的校勘。現在通行的幾種版本都是從孫星衍刻本傳播出來的。

《燕丹子》成書年代不詳，曾有不少人作過考證，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孫星衍序說：「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又說書多古字古義，「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為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按《文獻通考·經籍考》引《周氏涉筆》說：

燕丹、荊軻，事既卓偉，傳記所載亦甚崛奇。今觀《燕丹子》三篇，與《史記》所載皆相合，似是《史記》事本也。然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史記》則以怪誕削之。進金擲龜、

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史記》則以過當削之。聽琴姬得隱語，《史記》則以微所聞削之。司馬遷不獨文字雄深，至於識見高明，超出戰國以後，其書芟削百家誣謬，亦豈可勝計哉！今世祇謂太史公好奇，亦未然也。

《周氏涉筆》認爲《燕丹子》是《史記》事本，就是承認它是秦漢之間的古書。後來宋濂《諸子辨》也說它「決爲秦漢間人作」。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十三說：「當由六國游士哀太子之志，綜其事迹，加之緣飾……太史公作《燕世家》、《刺客列傳》，俱削之不載焉。」與《周氏涉筆》的意見相似。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四部正譌》（下）則提出不同的看法：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等編，掇拾前人遺帙，而託於子胥、子貢云爾。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邵、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書果太史事本，《漢藝文志》乃遺之乎？《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

清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基本上承襲了胡應麟的說法，認爲其書在唐以前，而出於應劭、王充

之後。在《四庫全書》輯出佚書之前，馬驢《釋史》（卷一四八）曾引用過《燕丹子》佚文，並說：「書偽作也，尤多訛脫。」後來李慈銘《孟學齋日記》對於孫星衍的判斷表示懷疑，認為「要出于宋、齊以前高手所爲」。近人羅根澤著有《燕丹子真偽年代之舊說與新考》（《古史辨》第六冊），認爲此書晚出僞作，其時代蓋在蕭齊之世。他說「下不過梁」，可以梁庾仲容《子鈔》目錄爲證；至於說「上不過宋」，因裴駟《史記集解》未曾引及，則尚非確證。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則說「《漢書·藝文志》既不著錄，仍當闕疑」。只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曾說：「他如漢前之《燕丹子》，漢揚雄之《蜀王本紀》，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吳平之《越絕書》等，雖本史實，並含異聞。」雖然沒有把它明確列爲小說，但顯然看作漢前的著作。（魯迅在《小說史大略》講義中已說過：「《隋志》之《燕丹子》今尚存。雖不見於《漢志》，而審其文詞，當是漢以前書。」）看來《燕丹子》的文字可能曾有所刪改增飾，但這個故事在漢代已基本定型，則是不能輕易否定的。

荆軻刺秦王的故事在漢代廣爲流傳，漢代石刻也有畫像。《文選》卷二九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李善注引劉向《列士傳》說：「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這一件事不見於《燕丹子》，而劉向《列士傳》又不見於《漢書·藝文志》，有可能出於後人假託。然而白虹貫日的說法，見於鄒陽上書（亦見王充《論衡》），必是漢初就有此傳說。《史記·刺客列傳》司馬貞《索隱》引劉向說：「丹，燕王憲之太子。」可能也出於《列

士傳或劉向《別錄》，孫星衍却認爲這是《燕丹子》的佚文。如果真如孫說，那麼《燕丹子》就該是劉向所編定的了，可惜並無確切的證據。

漢人應劭《風俗通義》引了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等燕太子丹的傳說，又加按語說：「……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應劭所謂的「閭閻小論」，也就是指當時的民間小說。

王充《論衡·書虛篇》曾說：「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額。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王充所引的故事與《戰國策》、《史記·刺客列傳》都不同，也許是《燕丹子》的佚文。《太平御覽》卷六九九引《燕丹子》正有「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一句。孫星衍據之說今本尚有闕文。

應劭、王充所引燕太子丹的故事，都沒有說明出處，但至少可以說明這個故事確實流傳於漢代，是當時的「閭閻小論」。《燕丹子》產生於漢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蕭繹《金樓子》卷六雜記篇下有三條荊軻故事：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軻。燕太子以武陽性好彈，太子爲作金丸。

燕田光、鞠武往候荆軻，軻時飲酒醉臥。光等唾其耳中而去。軻醉覺，問曰：「誰唾我耳？」婦曰：「燕太子師傅向來，是二人唾之。」軻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軻，軻在席擊筑而歌，莫不髮上穿冠。

這三條故事都不見於《燕丹子》，可見燕太子丹故事在南北朝時還有不同的傳說。陶淵明《詠荆軻》「宋意唱高聲」就不是根據《史記》的記載。《太平御覽》卷七〇一引《三秦記》說：

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讎，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尺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又和《燕丹子》所叙情節稍有不同。唐李翱的《題燕太丹傳後》（《李文公集》卷五）提到「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也和今本《燕丹子》略有差異。李遠有《讀田光傳》詩，可見唐代還有《田光傳》其書。胡曾《詠史詩·易水》的陳蓋、米崇吉注引「文選」又有一些不見於《燕丹子》的情節。直到元人林坤輯錄的《誠齋雜記》，還有一些新的異文。這些是燕太子丹故事在後世的演變，可能出於《燕丹子》的別本或改編本。至於元刻《秦併六國平話》以至《東周列國志》小說，倒是只根據《史記》等正史的。

從漢到唐，荆軻刺秦王的故事始終在流傳和演化，還存在一些不同的版本。《燕丹子》一書

出於梁以前，基本情節與《戰國策》、《史記·刺客列傳》相似，只在細節上有所異同，這是歷史故事在民間口頭傳說中的紛歧。不論它寫定在什麼時代，這個故事曾廣泛流傳於秦漢之間則是無可懷疑的。司馬遷曾因其「太過」而刪削了「天雨粟、馬生角」等荒誕的情節，《史記》本身就提供了證明。所以《周氏涉筆》說它「似是《史記》事本」，也是有道理的。胡應麟《四部正譌》說是「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益爲此書」，則只是出於猜測。今本《燕丹子》的文字可能曾經後人修飾增刪，孫星衍校本就校出了許多異文和佚文，但它的確是根據秦漢民間傳說記錄的古小說，比之託名東方朔、班固等文人的「漢人小說」總是更可信一些，也許可以說是現存的唯一的一部比較完整的漢人小說。胡應麟說它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倒是比較恰當的評價。

《燕丹子》在明代收入《永樂大典》卷四九〇八，還著錄於《文淵閣書目》卷七（原注：「一部一冊闕」），明中葉陳第的《世善堂書目》卷上也曾著錄，但傳本非常罕見。孫星衍根據輯自《永樂大典》的傳鈔本，加以校訂，刊入《平津館叢書》。這個校本蒐集了不少資料，也補正了一些缺文誤字，應該說是一個最好的版本。然而《永樂大典》第四九〇八卷還存在於世（有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本），而孫星衍所得的鈔本實際上與《永樂大典》本已有出入，因而有些校訂是多餘的。例如孫序說：「『太子劍袂』，以『劍』爲『斂』也。」而《永樂大典》本正作「斂袂」；又說：「『右手椹其胸』，蓋借『椹』爲『戡』，《說文》戡，刺也。」而《永樂大典》本作「椹」，正與《史記》、《玉篇》相合。孫星衍的

判斷雖然無誤，但根據的底本却是不可靠的。加以孫氏過於相信類書，在異文兩通時多據類書改動底本，與王念孫、王引之好據類書校改經文的弊病相同。如鞠武這個人名，他據《太平御覽》改爲鞠武，實則《戰國策》、《史記》以至《金樓子》等書都作鞠武，改「鞠」字實無必要。好在孫本改字的地方都有校記，不難覆核。

這個點校本，卽以《平津館叢書》本爲底本，保留孫星衍的校勘成果，再用影印本《永樂大典》卷四九〇八覆校，凡底本有誤的地方另出校記，附於各卷之後。有些字句已照《永樂大典》本改回，因而刪去了幾條無的放矢的校注。孫校改正的文字一般不再改回。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既適當恢復《永樂大典》本的原貌，又盡量保存孫校本的長處，但做得未必得當，很可能是不倫不類，依違兩失。我原來收集了從漢至唐的一些荆軻刺秦王故事的文獻資料，本想爲《燕丹子》作他校的，但看來多屬傳聞異辭，只能作爲考異而不宜作爲校勘的依據，所以連同前人有關考證題跋一併作爲附錄，贅於卷末，供讀者參考。點校中失誤疏漏在所不免，統希讀者指正。

點校者

總目

燕丹子

點校說明	(一)
目錄	(九)
燕丹子敘	(一)
卷上	(三)
卷中	(七)
卷下	(一〇)
附錄	(一九)
附記	(三五)
西京雜記	(三九)
出版說明	(一)
目錄	(一)
卷一	(一)

卷二.....(九)

卷三.....(一六)

卷四.....(二三)

卷五.....(三二)

卷六.....(四〇)

附錄.....(四五)

卷七.....(四八)

卷八.....(五五)

卷九.....(六二)

卷十.....(七〇)

卷十一.....(七八)

卷十二.....(八六)

燕日

燕丹子敘

《燕丹子》二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爲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駟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憲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據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譌也。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

劍袂，以「劍」爲「斂」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豈」，《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椹其胸」，蓋借「椹」爲「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抗」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椹」从手，誤矣。「拔匕首擿之」，《說文》以擿爲投，《玉篇》擿同擿，又作接，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總《意林》，又爲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小補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之平津館。同治堂叢書。

燕丹子 三篇 世無精本 計見 宋樂大典 陽湖孫星衍撰於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同治堂叢書

燕丹子 終

燕丹子卷上

燕太子丹質於秦〔一〕，案：「燕」字從「藝」文類聚「水部」、鳥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於秦始皇之世。」《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與今本異。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案：「求」字從「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二〕、馬生角，乃可許耳。案：「許耳」二字從《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生角〔三〕。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角」從《藝文類聚》「鳥部」、《初學記》「天部」引改。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四〕。案：《藝文類聚》「水部」引作「丹過之無虞」。《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與今本同。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唯贊中言「荆軻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又與此異。深怨於秦，案：「深」字《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故」。求欲復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欲報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鞠武書，案：今本作「為書與其傅鞠武」，從《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鞠。」正據此書以作音耳。曰：「丹不肖，